



1941年金鸡山反顽战斗中十一游战壕遗址。 通讯员 杨鸿 摄

1941年,中国抗战局势日趋严峻,抗日力量接连遭受重创——年初,皖南事变的硝烟未散,烈士的鲜血尚未干涸,国民党顽固派便再度掀起反共浪潮,对江北新四军展开全面“清剿”;与此同时,日伪军也趁势加强“扫荡”,频繁袭击抗日根据地,致使各根据地陷入物资极度匮乏、生存举步维艰的空前危机。

正是在这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危急时刻,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团的五百余名将士,在指挥员林维先的率领下,肩负开辟新战场、突破敌人封锁的重任,毅然向大别山区实施战略转进。

抵达太(湖)宿(松)望(江)湖区后,挺进团迅速与当地活跃的中共地方武装会师。双方同心协力、并肩作战,逐步在这片战略要冲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根据地。

该根据地东起望江杨湾,西抵宿松矮脚窑,北倚太湖为屏障,南临长江天险,犹如一柄锋利的尖刀,深深插入日伪统治的心脏区域——这就是太宿望湖区抗日根据地。

旧闻:

林维先挥师金鸡山 新四军勇破顽军堡

然而,国民党第十一游击纵队(以

1941,金鸡山下战顽敌



李家新屋李氏宗祠。 通讯员 杨鸿 摄

获重机枪1挺。战斗中挺进团一营营长与5名战士牺牲。”

对于熟悉望江地方党史的人而言,金鸡山是一个承载双重历史记忆的地标——它既是这场反封锁战斗的主战场,也是昔日金鸡山农民暴动的发生地,即今望江县长岭镇金鸡山村一带。

“当时金鸡山一带地势复杂,敌军布防极为严密。”望江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任何顺前依据史料,详细还原了当时的军事布局:“山脚下的李家老屋村驻有十一游一个连;山北麓的李家新屋村中一座大堂屋,则为该纵队一支队部驻地。除村庄驻军外,敌军还在荆棘密布的金鸡山上修筑了三座碉堡与两道战壕,并在团山包增设一座碉堡。更在望江、太湖两县交界的交通要冲——石灰山凉亭口东西两侧各建一座碉堡。六座碉堡共同构成纵深防御体系。”

关于牺牲将士的安葬情况,何顺前补充道,据党史资料记载,一营营长(一说姓程,一说名杨荣,也有党史资料写作陈杨荣)与其他五位烈士牺牲后,由当地群众自发抬至石灰山南麓、甌皮包以东约三十米处安葬。

石灰山与金鸡山,是太湖望江交界处一带相毗邻的两座山。记者实地走访获悉,因当年战事匆忙、条件所限,安葬时未立墓碑标识。历经数十载沧桑变迁,六位烈士的具体安葬位置已难以精确考据。

令人略感慰藉的是,一营营长牺牲地——十一游支队部驻地所在的李家新屋李氏宗祠,至今仍然保存,作为那段烽火岁月的实物见证,静默诉说着历史与崇高。

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

寻踪:

忠骨青山何处觅 浩气长存天地间

《望江县志》(1995年版)记载了此次战斗:“民国30年11月,县国民党当局根据上级旨意,调遣兵力,对新四军七师湖区(泊湖)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。十一游第一大队580人驻凉泉,第三大队600人驻金鸡山,泊湖水警大队和宿松地方武装驻泊湖。为反封锁,挺进团团长林维先率部至金鸡山,毁堡6座,歼敌10余名,缴



张恨水奋笔疾书抗日篇

张恨水,原名张心远。1915年任芜湖《皖江日报》编辑,不久去北京,先后担任《益世报》、《世界晚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副刊编辑,抗日战争爆发后,赶到大后方重庆参与《新民报》工作。1949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,1959年因病辍笔,被聘为中央文史馆员。一生创作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,还写有大量散文、诗词和杂文等作品,其中以《八十一梦》和《啼笑因缘》最为著名,1967年病逝于北京。被人们誉为通俗(章回)文学大师。

为了抗击日寇,文人拿不了刀枪去向鬼子头上砍去,怎么办,能袖手旁观吗,能不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吗?不,文人可以以笔当刀枪,为抗战运动摇旗呐喊,擂鼓助威。

对此,张恨水曾写道:“‘九一八’国难来了,举国惶惶。我自己也想到,我应该做些什么呢?我是个书生,‘百无一用是书生’,唯有这个时代,表现得最明白。想来想去,各人该在各人的岗位上,尽其所能为罢,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。因此,自《太平花》(见图)改作起,我开始写抗战小说。”

为了奋起抗日之笔,在北平,他写了《热血之花》,描述国人斗海寇,海寇自然是日寇了。又出了小册子《弯弓集》,极立宣传抗战。《水浒传列传》写到梁山招安,北京沦亡,这引起日本人的不满,即向张学良提出抗议,张恨水又被迫离开了北平。在周瘦鹃、严独鹤、鲁迅等大家竞争的上海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上,受周先生之托,张恨水要写一个章回体小说,雅俗共赏,又不脱离现实生活。于是就写了长篇连载即典型的抗战小说《东北四连长》。开始他想写大人物,影射汪精卫,后权衡再三,还是写小人物,四位连长有三位连长是在长城外成仁的,多少也给大人物一些讽刺。电影界王次龙找他将《东北四连长》拍成电影,后因时局更紧,未能成行。该书后再版时改为《杨柳青青》。

“九一八”以后,东北全部沦陷,国人以为将开发西北来补救东北,又谈何容易。张恨水到西北以后,引起西北军政的极大关注,边区主席邵力子亲自派车,主任杨虎城一切安排妥当。随后,反映民间疾苦的《燕归来》和《小西天》应运而生。不久,,《欢喜冤家》、《北雁南飞》、《夜深沉》、《换巢鸾凤》、《天上人间》、《风雪之夜》等相继问世,后篇连载“奉命停刊”,当然是“抗日有罪”才腰折的。

此前,他在汉口相遇一批同乡有志革命青年,他们推选他出面,呈文参加革命,上前线打击日寇,或回潜山打游击,并提出不要钱,不要枪弹,都被上级(第六部)拒绝了,这使张恨水感到极大愤慨和终生遗憾。

日后,《红花巷》、《潜山血》、《前线线的安徽,安徽的前线》、《游击队》等,部分小说在《立煌晚报》上刊登后,引起安徽当局的不满,认为夸大游击队的描写,无奈中途夭折。一部《大江东去》发表于香港,其中有重点描写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,1942年出版后,是大后方销售量仅次于《八十一梦》的畅销书。因《八十一梦》(见图)是痛斥不抗战和不利抗战的

张恨水奋笔疾书抗日篇

人。此文正在连载时,某君接他到了一个特殊地方,酒肉招待,并劝说一夜,还问恨水是否想到贵州息烽一带休息两天?为此《八十一梦》以《回到了南京》草草收场。因息烽是国民党监狱,软硬兼施是政客的习惯伎俩。这篇作品当延安获悉后,立即翻印发行,引起中共高层领导极大关注。

周总理在重庆会见《新民报》的同仁说:“同反动派斗争,可以从正面斗,也可以从侧面斗。我觉得用小说题材揭露黑暗势力,就是一个好办法,也不会弄到‘开天窗’。恨水先生写的《八十一梦》(见图),不就起了一定作用吗?”

张恨水身在雾都,心系家乡,时刻关注着家乡战事。他在《新民报》的《最后关头》的专栏里,连续发表了安庆潜山军民浴血奋战,抗击日寇的杂文9篇。如他在《潜山人说潜山》中写道:“安庆即险,桐城之寇遂急谋南下,期与之敌合路。其阴谋当之兵分两支,一沿京川公路,北窥潜山,一沿皖水之东,西谋石牌。然后出太湖黄梅间,迂回达赣北之对岸。。。。潜山遍地皆山,我潜山人以我观察当如此。”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军事战略分析。

这正是《弯弓集》序中说的:“今国难当头,必兴语言,唤醒国人,必求其无孔不入,更有何待行中,然则以小说之文,写国难时之事物,而供(贡)献于社会,则虽烽烟满目,山河破碎,固不嫌其为之者矣”并有诗曰:

含笑辞家上马呼,者番不好好头颅;
一腔热血沙场洒,要洗关东万里图。

曾被人们普遍认为安徽三个徽骆驼(老报人)之一的张友鸾写道:“他是安徽潜山人,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,可歌可泣,亲切动人。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。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,而且都是长篇,谁比得上呢?”毛泽东著名的《沁园春·雪》词,首先在《新民报》刊登,主席示意送稿人请恨水先生和一阅,张先生一看,不可随意相和,第二天《新华日报》按原文发表。使山城各界惊天动地,赞不绝口。

一天,张恨水将乡邻们召集到自家,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说:“我不能在家照顾你们了,我是一个七天男儿,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,不能只照着自己的家人,在家和你们厮守一起,我要去为抗战出一份力。”第二天就到从安庆乘船到武汉再转重庆了。

他同时担任两个副刊文笔,其中一个副刊名他思来想去,最后确定为“最后关头”,自己当即执笔写了两篇杂文《大家都在逃难》和《殉难次之,救难为上》,评论《怒吼吧!八路军》。为此还写了《告白》:“本栏名为《最后关头》,一切诗词小品,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。此外,虽有杰作,碍于体格只得创爱,均已原谅。”

张恨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,他坚信中华民族必胜,日本必败,他把自己视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士卒,以笔为刀枪,宣传抗战,呼唤民众,鼓舞士气,人们快快醒来,将一盘散沙凝聚成有力武器,坚持到底,就是胜利!

通讯员 叶卉

一周文化热点

“村”字号活动为何成为现象级文化景观

这个夏天,从贵州榕江的绿茵场到台江县的篮球架下,由村民自发组织的“村超”“村BA”等赛事如火如荼,热度持续攀升。没有巨额赞助、没有明星球员,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“村”字号活动,何以成功“破圈”,成为现象级的文化景观?其背后不仅是体育本身的魅力,更折射出当下大众的心理渴望与时代情绪。

纯粹,是这些赛事最动人的底色。球员是卖肉的师傅、工地上的工人、返乡创业的青年,他们不为名利,只为热爱和村集体荣誉而战。这种源于生活的真实和发自内心的激情,与过度商业化的职业体育形成鲜明对比,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体育最本初的情感——快乐、拼搏和团结。

这些活动的走红,亦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逻辑。“世界波”与“小烤肉”同框,民族盛装与运动汗衫交织,这种专业技术与乡土元素形成的强烈反差,极具视觉冲击力和传播感染力。

更重要的是,人们通过这些镜头,看到的不仅是比赛,更是一种久违的集体热情和质朴人情,一种“活着的、未被过度修饰的生活本真。”

更深层次看,“村”字号的爆发契合了当下的社会心理。在后疫情时代,人们渴望线下相聚,渴望热烈的现场感和情感的集体释放。而对一些职业体育领域的失望,也让大众转而拥抱这种纯粹由热爱驱动的赛事。

它同时也是一场文化自信的生动展示。苗歌侗舞、非遗技艺、地方特产成为比赛不可或缺的“流量”变“留量”,带动在地旅游与经济增收,形成良性循环。

“村超”“村BA”的兴起,是一场草根文化的胜利。它印证了:最具生命力的创意往往来自民间,最打动人的力量往往源于真诚。它不仅仅是一场球赛,更是一个文化符号,提醒着我们:在追求高速发展的路上,别忘记那份最初的热爱、最纯的乡情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
全媒体记者 付玉

文化传真

老戏登台 乡邻喝彩

本报讯 “铜锣一响,好戏开唱!”8月21日,由太湖县文旅体局联合文化馆主办的濒临失传剧种——曲子戏专场送戏下乡公益性首场演出,在百里镇南斗村文化广场热闹开演。这场以“活化非遗,温暖乡邻”为主题的演出,将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送到群众家门口,让400余名村民沉浸式感受太湖本土戏曲的独特魅力。

曲子戏是太湖县特有的传统戏曲剧种,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。近年来,受现代文化冲击,曲子戏面临传承人稀缺、演出场次锐减的困境,逐渐淡出大众视野,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。为保护这一“文化活化石”,太湖县特意邀请仅存的百里镇曲子戏剧团,通过公益性演出的形式为村民们带来《贺新婚》《降曹》《长坂救主》等经典折子戏,参演者均为从事曲子戏表演数十年的老艺人。

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非凡。村民们早早到场,或自带板凳,或席地而坐,翘首以盼演出开场。随着鼓点响起,演出正式拉开帷幕,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迅速抓住观众目光,大家全神贯注观看,沉浸在这场文化盛宴中。每到精彩之处,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,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。

“以前想看场戏,得跑老远去城里,现在政府把戏送到家门口,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过足戏瘾。这些剧目太精彩了,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。”村民王和畅激动地说。

此次送戏下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,更为乡村注入新活力,促进了乡村文化繁荣发展。

(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刘虎)

文明新风润人心

本报讯 “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,主要是唠唠一下我们村移风易俗工作,大操大办既破财又劳神……”8月14日晚,在怀宁县高河镇城东村安置小区里,村党支部书记陈增秦向村民宣讲有关移风易俗倡议。这一幕,正是该村深入推进移风易俗、培育乡风文明的生动缩影。

走进城东村,移风易俗带来的新风貌扑面而来:升学季的“谢师宴”变成了一句感谢的真情流露;红白喜事里的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逐渐退出市场,“省钱又省力”的简办模式走进寻常百姓家。

今年7月底,村民陈曾进的老父亲因病身故后,家属按照老人心愿,追悼仪式从简办理,仅邀请亲友参加,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。

“村里天天都在宣传移风易俗、丧事简办,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。”家属说道,以前办场白事要摆几十桌,给家庭带来了很大负担,简办后开支少了,人也轻松多了。

近年来,城东村大力推进

移风易俗,破除陈规陋习,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,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。该村定期上门做好村民公约解读,深入各家各户面对面与群众算好“经济账”“人情账”,为群众讲清大操大办的弊端,使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。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陋习,修订村规民约,将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余事不办”纳入其中,成立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指导。在丧事方面提倡厚养薄葬,简化仪式,以“追思会”替代传统丧仪,降低群众负担。通过发挥村级“一约四会”作用,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、制度化,确保文明新风落地生根。

与此同时,城东村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,持续深入开展文明家庭、“好婆媳”等评选表彰活动,这些身边榜样,让“不要彩礼要幸福”的理念深入人心,在年轻人中也越来越受追捧,形成了“点亮一盏灯,照亮一大片”的辐射效应。

(通讯员 檀志扬 操鹏)